

国
学
大
书
院

三秦出版社

古文观止

华夏传统散文的历史丰碑

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
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
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
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
激遂许先帝以驱驰



经典
珍藏版

品质图书 · 超值价

H 194
200705
W

古文观止

三秦出版社



〔清〕吴楚材
〔清〕吴调侯
· 编选

精 美 插 图 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观止 / (清) 吴楚材, (清) 吴调侯编选.

—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7.4

(国学大书院)

ISBN 978-7-80736-224-1

I. 古… II. ①吴… ②吴… III. 古典散文—

作品集—中国 IV. 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

(2007) 第 048670 号

书 名 古文观止
作 者 [清]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
责 编 高峰等
封面设计 陈 非
内文制作 火云鹤
策 划 以 洋 忠 平
法律顾问 沙庆超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 87205106
邮政编码 710003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激扬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24.75
插 页 4
字 数 388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36-224-1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29-83138482



前言

《古文观止》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。最初刊行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是一部优秀的古文读物。自其刊行以来,颇受人们欢迎。流传之广,影响之大,令人惊叹。

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。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:一是先秦时期。《尚书》是第一部散文集。春秋战国时代,百家争鸣,产生了诸子散文。《左传》与《战国策》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。“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”。(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)二是两汉时代,此时散文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。《史记》乃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。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,这一时期的文章多讲求声律,形成骈俪文体,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不同凡响。四是唐宋时期。中唐韩愈、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,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北宋时,欧阳修力倡古文,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,古文日渐占领文坛。五是元明清时期。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。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,反对复古的唐宋派,主张性灵的公安派……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,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。

《古文观止》的编者吴楚材(名乘权)、吴调侯(名大职)为叔侄二人,生于浙江山阴(今绍兴市)。清吴兴祚在《古文观止序》中说:“会稽章子、习子,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;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。楚材天性孝友,潜心力学,工举业,尤好读经史,于寻常讲贯之外,别有会心。与从孙调侯,日以古学相砥砺。调侯奇伟倜傥,敦尚气谊。本其家学,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。二子才器过人,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,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。”二人的情况现在只能于此序中窥见一斑。“观止”二字,出自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:吴季札在鲁国赏周乐,至《韶》舞,赞叹:“德至矣哉!大矣”,认为无美不具,于是说:“观止矣。”书名为观止,意在力图选编达到尽善尽美,无以超越。

《古文观止》全书共12卷,收入上起周代下迄明末的历代文章222篇,论说抒情,写景状物,众体兼备,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。其中包括《左传》34篇、《国语》11篇、《公羊传》3篇、《谷梁传》2篇、《礼记》6篇、《战国策》14篇。编者有意强化对汉代以前文章的分量,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晰、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源本。对两汉的文章,编者比较重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汉文31篇,《史记》有14篇。唐代文章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韩愈、柳宗元为主,分别选入24篇和11篇;宋文以欧阳修、苏轼为侧重点,分别选入13篇和12篇。秦文仅选李斯1篇,六朝文章选6篇,元代1篇未选,明代选入18篇。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、短小精悍、便于传诵的佳作。本书亦有人选不当者,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科举时做策论,故选入了一些八股气息浓郁的文章。但作为一种古代散文的入门书,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目 录

卷之一 周文

郑伯克段于鄢	《左传》 / 1
周郑交质	《左传》 / 3
石碏谏宠州吁	《左传》 / 4
臧僖伯谏观鱼	《左传》 / 5
郑庄公戒飭守臣	《左传》 / 6
臧哀伯谏纳郕鼎	《左传》 / 8
季梁谏追楚师	《左传》 / 9
曹刿论战	《左传》 / 11
齐桓公伐楚盟屈完	《左传》 / 12
宫之奇谏假道	《左传》 / 13
齐桓下拜受胙	《左传》 / 15
阴飴甥对秦伯	《左传》 / 16
子鱼论战	《左传》 / 17
寺人披见文公	《左传》 / 18
介之推不言禄	《左传》 / 19
展喜犒师	《左传》 / 20
烛之武退秦师	《左传》 / 21
蹇叔哭师	《左传》 / 23

卷之二 周文

郑子家告赵宣子	《左传》 / 24
王孙满对楚子	《左传》 / 25
齐国佐不辱命	《左传》 / 26
楚归晋知荇	《左传》 / 28
吕相绝秦	《左传》 / 29
驹支不屈于晋	《左传》 / 31
祁奚请免叔向	《左传》 / 33

子产告范宣子轻币·····	《左传》/34
晏子不死君难·····	《左传》/35
季札观周乐·····	《左传》/36
子产坏晋馆垣·····	《左传》/38
子产论尹何为邑·····	《左传》/40
子产却楚逆女以兵·····	《左传》/42
子革对灵王·····	《左传》/43
子产论政宽猛·····	《左传》/45
吴许越成·····	《左传》/46

卷之三 周文

祭公谏征犬戎·····	《国语·周语上》/48
召公谏厉王止谤·····	《国语·周语上》/50
襄王不许请隧·····	《国语·周语中》/51
单子知陈必亡·····	《国语·周语中》/53
展禽论祀爰居·····	《国语·鲁语上》/55
里革断罟匡君·····	《国语·鲁语上》/57
敬姜论劳逸·····	《国语·鲁语下》/58
叔向贺贫·····	《国语·晋语八》/60
王孙圉论楚宝·····	《国语·楚语下》/61
诸稽郢行成于吴·····	《国语·吴语》/62
申胥谏许越成·····	《国语·吴语》/64
春王正月·····	《公羊传》/65
宋人及楚人平·····	《公羊传》/66
吴子使札来聘·····	《公羊传》/68
郑伯克段于鄢·····	《谷梁传》/69
虞师晋师灭夏阳·····	《谷梁传》/70
晋献公杀世子申生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上》/72
曾子易箦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上》/73
有子之言似夫子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上》/74
公子重耳对秦客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下》/75
杜蒧扬觶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下》/76
晋献文子成室·····	《礼记·檀弓下》/77

卷之四 秦文

苏秦以连横说秦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78
司马错论伐蜀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81
范雎说秦王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83
邹忌讽齐王纳谏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85
颜斶说齐王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87
冯谖客孟尝君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88
赵威后问齐使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91
庄辛论幸臣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92
触龙说赵太后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94
鲁仲连义不帝秦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96
鲁共公择言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100
唐雎说信陵君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101
唐雎不辱使命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102
乐毅报燕王书·····	《战国策》 / 103
李斯谏逐客书·····	秦 文 / 107
卜 居·····	《楚 辞》 / 109
宋玉对楚王问·····	《楚 辞》 / 111

卷之五 汉文

五帝本纪赞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2
项羽本纪赞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3
秦楚之际月表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4
高祖功臣侯者年表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5
孔子世家赞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7
外戚世家序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7
伯夷列传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18
管晏列传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21
屈原列传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24
酷吏列传序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28
游侠列传序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29
滑稽列传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31
货殖列传序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33
太史公自序·····	《史 记》 / 135

报任安书····· 《汉书》/139

卷之六 汉文

高帝求贤诏····· 西汉文/145

文帝议佐百姓诏····· 西汉文/146

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····· 西汉文/147

武帝求茂材异等诏····· 西汉文/148

过秦论(上)····· 西汉文/148

治安策(一)····· 西汉文/151

论贵粟疏····· 西汉文/155

狱中上梁王书····· 西汉文/158

司马相如上书谏猎····· 西汉文/162

李陵答苏武书····· 西汉文/163

尚德缓刑书····· 西汉文/167

报孙会宗书····· 西汉文/170

光武帝临淄劳耿弇····· 东汉文/172

诫兄子严敦书····· 东汉文/173

前出师表····· 《三国志》/174

后出师表····· 《三国志》/176

卷之七 六朝唐文

陈情表····· 李 密/179

兰亭集序····· 王羲之/181

归去来辞····· 陶渊明/182

桃花源记····· 陶渊明/184

五柳先生传····· 陶渊明/185

北山移文····· 孔稚珪/186

谏太宗十思疏····· 魏 徵/188

为徐敬业讨武曌檄····· 骆宾王/190

滕王阁序····· 王 勃/192

与韩荆州书····· 李 白/194

春夜宴桃李园序····· 李 白/196

吊古战场文····· 李 华/197

陋室铭····· 刘禹锡/199

阿房宫赋·····	杜 牧 /200
原 道·····	韩 愈 /202
原 毁·····	韩 愈 /206
获麟解·····	韩 愈 /208
杂说一·····	韩 愈 /209
杂说四·····	韩 愈 /210

卷之八 唐文

师说·····	韩 愈 /211
进学解·····	韩 愈 /213
圯者王承福传·····	韩 愈 /215
讳辩·····	韩 愈 /217
争臣论·····	韩 愈 /219
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·····	韩 愈 /222
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·····	韩 愈 /224
与于襄阳书·····	韩 愈 /226
与陈给事书·····	韩 愈 /228
应科目时与人书·····	韩 愈 /229
送孟东野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0
送李愿归盘谷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2
送董邵南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4
送杨少尹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5
送石处士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6
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·····	韩 愈 /238
祭十二郎文·····	韩 愈 /240
祭鳄鱼文·····	韩 愈 /243
柳子厚墓志铭·····	韩 愈 /245

卷之九 唐宋文

驳《复仇议》·····	柳宗元 /248
桐叶封弟辨·····	柳宗元 /250
箕子碑·····	柳宗元 /251
捕蛇者说·····	柳宗元 /252
种树郭橐驼传·····	柳宗元 /254

梓人传·····	柳宗元 / 256
愚溪诗序·····	柳宗元 / 259
永州韦使君新堂记·····	柳宗元 / 260
钴姆潭西小丘记·····	柳宗元 / 262
小石城山记·····	柳宗元 / 263
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·····	柳宗元 / 264
待漏院记·····	王禹偁 / 266
黄冈竹楼记·····	王禹偁 / 268
书《洛阳名园记》后·····	李格非 / 269
严先生祠堂记·····	范仲淹 / 270
岳阳楼记·····	范仲淹 / 271
谏院题名记·····	司马光 / 272
义田记·····	钱公辅 / 273
袁州州学记·····	李 觏 / 275
朋党论·····	欧阳修 / 276
纵囚论·····	欧阳修 / 278
《释秘演诗集》序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0

卷之十 宋文

《梅圣俞诗集》序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2
送杨寘序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4
五代史伶官传序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5
五代史宦者传论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6
相州昼锦堂记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8
丰乐亭记·····	欧阳修 / 289
醉翁亭记·····	欧阳修 / 291
秋声赋·····	欧阳修 / 292
祭石曼卿文·····	欧阳修 / 294
泂冈阡表·····	欧阳修 / 295
管仲论·····	苏 洵 / 298
辨奸论·····	苏 洵 / 300
心 术·····	苏 洵 / 302
张益州画像记·····	苏 洵 / 304
刑赏忠厚之至论·····	苏 轼 / 306

范增论·····	苏轼/308
留侯论·····	苏轼/310
贾谊论·····	苏轼/312
晁错论·····	苏轼/314

卷之十一 宋文

上梅直讲书·····	苏轼/316
喜雨亭记·····	苏轼/318
凌虚台记·····	苏轼/319
超然台记·····	苏轼/321
放鹤亭记·····	苏轼/323
石钟山记·····	苏轼/325
潮州韩文公庙碑·····	苏轼/327
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·····	苏轼/330
前赤壁赋·····	苏轼/332
后赤壁赋·····	苏轼/334
三槐堂铭·····	苏轼/335
方山子传·····	苏轼/337
六国论·····	苏辙/338
上枢密韩太尉书·····	苏辙/340
黄州快哉亭记·····	苏辙/342
寄欧阳舍人书·····	曾巩/343
赠黎安二生序·····	曾巩/346
读孟尝君传·····	王安石/347
同学一首别子固·····	王安石/348
游褒禅山记·····	王安石/349
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·····	王安石/351

卷之十二 明文

送天台陈庭学序·····	宋濂/353
阅江楼记·····	宋濂/354
司马季主论卜·····	刘基/356
卖柑者言·····	刘基/358
深虑论·····	方孝孺/3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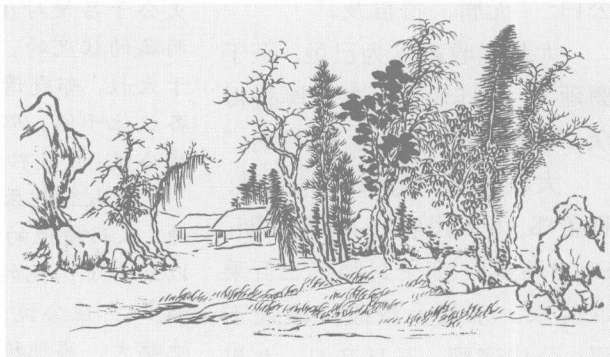
豫让论·····	方孝孺 / 361
亲政篇·····	王 鏊 / 363
尊经阁记·····	王守仁 / 366
象祠记·····	王守仁 / 369
瘞旅文·····	王守仁 / 371
信陵君救赵论·····	唐顺之 / 373
报刘一丈书·····	宗 臣 / 376
《吴山图》记 ·····	归有光 / 378
沧浪亭记·····	归有光 / 380
《青霞先生文集》序 ·····	茅 坤 / 381
蔺相如完璧归赵论·····	王世贞 / 383
徐文长传·····	袁宏道 / 385
五人墓碑记·····	张 溥 / 388

卷之一 周文

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

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相传为春秋晚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。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根据孔子《春秋》而作，是解释和阐明《春秋》的，故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这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著作，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、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历史事件，既是一部详细的历史著作，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。



本篇选自《隐公元年》，记叙了春秋初期在郑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。通过对姜氏、郑庄公和共叔段母子兄弟之间争权斗争的描写，刻画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、姜氏的偏心狠毒以及共叔段的骄纵贪婪，揭露了郑国统治者内部尔虞我诈、互相倾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。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。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郑武公的妻子是从中国娶来的，她的名字叫武姜。武姜生有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世时是脚先头后出生，很让武姜受了一番惊吓，于是就给他起名为“寤生”。从此一直讨厌他，而偏爱共叔段，并想把共叔段立为国君的继承人。多次请求过郑武公，但郑武公都没同意。等到庄公承袭了君位，武姜又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。庄公说：“制，是个险要的城邑，虢叔就死在那里。你要其他地方，我都听你的。”武姜改要了一个叫京的地方，庄公便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人们因而又称共叔段为“京城太叔”。

郑国大夫祭仲对庄公说：“大城市的城墙超过三百丈的话，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。先王定下的规矩是，大都市不可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；中都市不可超过五分之一；小都市不可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地不守这个规矩，这是制度所不能允许的，如果任其所为，你以后就可能难以遏制了。”庄公说：“这是武姜的想法，如果真有什么祸患的话，我又怎么能避开呢？”祭仲回答道：“武姜哪里有满足的时候，

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，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“克”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；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！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

不如趁早另拨一块地方给共叔段，以免滋长他的野心。否则一任发展下去，再要阻止就很困难了。蔓生的野草都很难连根铲除，更何况共叔段是您所宠爱的弟弟呢？！”庄公说：“不义的事情做多了，必然会自取灭亡。你就等着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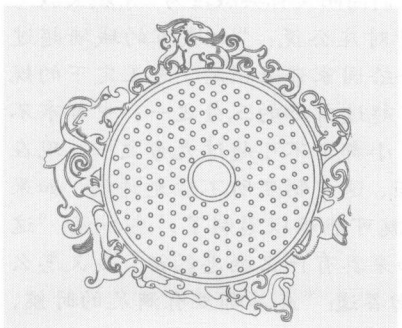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不久，太叔果然让西部边境地区和北部边境地区在臣服庄公的同时，还要听命于他。郑国大夫公子吕便对庄公说：“一个国家是无法容忍一地两属的状况的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如果您准备让位于太叔，那就请允许我去服伺他好了；您如果不准备让位于他，那就请将他除掉，免得让民心生乱。”庄公说：“用不着费心，他将自食其果。”

太叔又把原来两属的地方完全收进了自己的封地，从而使他的势力扩展到了廪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反击了！他的土地扩展得越大，他得到的人也就越多。”庄公说：“他一不讲道义，二不讲亲善，土地越大，离他垮台的日子就越近。”

太叔修筑城池，聚积粮草，整饬兵甲，备办车马，打算偷偷进攻郑国，武姜则准备到时候为他们打开郑都的城门。庄公打听到他们发难的日子后，说：“可以动手了！”命令公子吕带领着二百辆战车去京地伐乱。京地的人们都起来反对共叔段，共叔段被迫逃亡到鄢地。庄公又追击到鄢地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共叔段出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上说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共叔段不顺从兄长，所以这里不称其为弟。他的行为就像另一个国君，所以这里把对他的打击称之为“克”。称郑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在讥讽他失去了对弟弟应有的教导。《春秋》上说庄公早有杀掉共叔段的意图，而又不说共叔段是被迫出奔，这是作者有要为王者掩饰的为难之处啊。

接着庄公又把武姜安置在城颍，而且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不再相见了。”不久，他又后悔发了这样的誓言。颍考叔是管理颍谷的官员，他听到庄公有所悔悟，便拿了些东西去进献给庄公。庄公赏赐他留下吃饭，而他总是把肉放下不吃。庄公不理解，就问他原因。他回答道：“小人有一个母亲，小人所吃的东西她都品尝过了，但从来没有尝过您的食物，请允许我送给她吧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送，我却独独没有啊！”颍考叔说：“可以问问你说这话的意思吗？”庄公就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，而且说明



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，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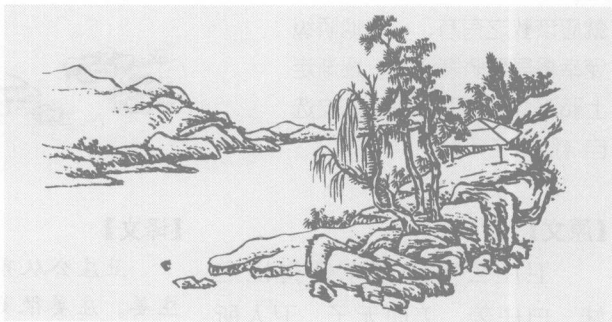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已有翻悔之意。颍考叔对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！如果从地上挖下去，一直挖到泉水涌现，再另挖一条隧道通往泉水，你母子在隧道相见，谁还能说是违背了誓言呢？”庄公听从了他。庄公走进隧道时赋诗说：“宽大的隧道中，乐在融洽。”武姜走出隧道时赋诗说：“宽大的隧道外，乐在畅快。”于是他们母子又和好如初。

君子说：颍考叔，孝心真纯厚啊。他热爱自己的母亲，而且影响到了庄公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孝子的孝心是无穷无尽的，世世代代赐给你的同类。”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周 郑 交 质

《左传》

本文选自《隐公三年》。周平王依靠郑国之力东迁洛邑，王室衰微而郑国日渐强大，以至发生郑庄公与周平王交换人质的事件，但是人质并没有能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可见，如果心无诚意，人质是没有用的；反之，如果双方有诚信之心，又“行之以礼”，即使不用人质，也没人能间离他们。



【原文】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：“无之。”故周、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

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郑交恶。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；虽无

【译文】

郑武公、郑庄公父子都做过周平王的卿士。周平王在倚重郑国国君的同时，又想倚重西虢公，郑庄公就抱怨周平王。周平王说：“没有这回事。”并因此周、郑两国交换人质。王子狐到郑国做为人质，郑公子忽到周朝做为人质。

周平王逝世以后，周朝人准备把政权交给西虢公管理。四月，郑国的大夫祭足率领军队割走了周朝所属的温地的麦子；秋季，又割走了周朝首都成周的谷子。周朝与郑国关系恶化了。

君子说：“信任不是发源于内心的，就是人质也无所补益。坦率、互谅的做事，再以礼法来约束，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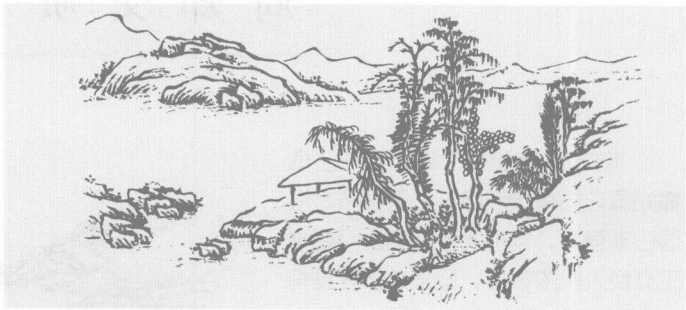
有质，谁能间之？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蕴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？《风》有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，昭忠信也。”

算没有人质，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？如果能有开诚布公的信任，那些山涧、溪流、池塘、小洲的小草，那些浮萍、白蒿、水藻，那些形状各异的竹器、铜器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积水，都可以做为信物进献给神灵，进献给王公。更何况君子们交结的是两国间的大信，是在依照礼法行事，那又哪里用得上人质呢？《幽风》中有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《大雅》中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，这些诗歌都是在说明忠信之道啊。”

石碣谏宠州吁

《左传》

公子州吁为卫庄公爱妾之子，得到庄公的宠爱。大夫石碣为此进谏庄公，指出疼爱儿子就应该教之有方，一味地骄纵宠幸将导致骄奢淫逸，逐渐走上邪路，最终招来祸害。本文选自《隐公三年》。



【原文】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蚤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

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，庄姜恶之。

石碣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，奢，淫，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脔

【译文】

卫庄公从齐国娶了太子得臣的妹妹为妻，名叫庄姜。庄姜很美但没有孩子，卫国人专为她写了一首诗歌《硕人》。卫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个女人，叫厉妫，生下孝伯，很早就死了。随姐姐厉妫一同嫁给庄公的戴妫生下了桓公，庄姜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。

公子州吁，是卫庄公宠妾生的儿子。受到宠爱又喜欢刀枪，卫庄公并不禁止，庄姜却很讨厌他。

石碣劝谏说：“我听说喜爱自己的孩子，就会教导他做事要遵守规矩，不要步入邪路。骄傲、奢侈、淫荡、放纵，都是邪恶之源。这四者之所以产生，都是由于宠惯和享受太过分了。如果你打算立州吁为王储，就赶快决定；如果还没有决定，这样下去就会成为祸患。受宠而不骄傲，骄傲而知收敛，收敛而不抱怨，抱怨而能平静，是很少见的。而且低贱的妨害高贵的，年少的欺凌年长的，关系远的离间关系近

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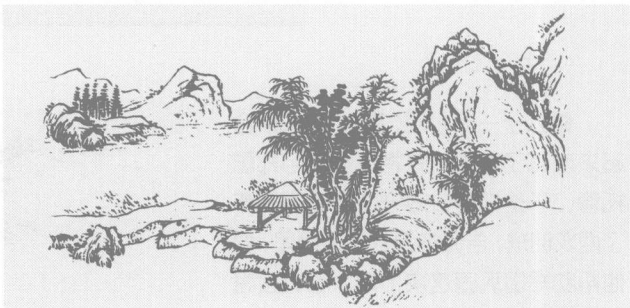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新来的离间旧有的，小的欺凌大的，淫乱的破坏守义的，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逆’。做君王的能够信守道义，做大臣的能够身体力行，做父亲的能够慈爱子女，做儿子的能够孝顺长辈，做兄长的能够友爱弟弟，做弟弟的能够尊敬兄长，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顺’。排斥‘顺’而仿效‘逆’，这就会加速招致祸患。君临于人上的人，应该是尽力消除祸患，而现在却在加快它的到来，这恐怕是不可以的吧？”

卫庄公不听。石碏的儿子和州吁素有交往，石碏阻止他，但他不听。待卫桓公继位以后，石碏就告老退休了。

臧僖伯谏观鱼

《左传》

鲁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，臧僖伯劝阻他，认为君主的责任是演习大事，在演习中分清高低贵贱，辨别等级，做到长幼有序，从而将百姓导入正轨。至于与此无关的事情（如捕鱼），则是下贱人的工作，臣下的职责，君主是不应该参与的。本文选自《隐公五年》。



【原文】
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

臧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，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，谓之‘轨’；取材以章物采，谓之‘物’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蒐，夏苗，秋狝，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

【译文】

春天，鲁隐公准备去棠地看捕鱼。

臧僖伯规劝说：“大凡器物够不上演练祭典和军仪，材料够不上制造礼器和武器，那么君王就不会有所动作。君王是要把人民纳入‘轨’、‘物’的人。因此，演练祭典和军仪用以衡量法度，称之为‘轨’；选取材料以使祭器和武器上的色彩更为耀目，称之为‘物’。不合法度，不讲究选材，就叫乱政。乱政的事做多了，就会败亡。因此，春、夏、秋、冬人们打猎，都是在农闲的时候，以此做为军事训练。每隔三年要整顿一次军队，进入国都也要整顿